



生命如钢花般耀眼

——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特种熔融焊接工高凤林



他是一名航天特种熔融焊接工。我国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第一颗“心脏”——氢氧发动机喷管，都从他手中诞生。作为一名普通航天人，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90多枚运载火箭焊接过“心脏”。他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211厂发动机零部件焊接车间员工、全国劳动模范高凤林。



高凤林(图中戴白手套者)在向班组成员传授焊接经验。(资料图片)

动大喷管焊接，成为研制必须攻克的难关。大喷管的形状有点儿像牵牛花的喇叭口，延伸段由248根壁厚只有0.33毫米的细方管组成，仅一根管子的价值就相当于当时的一台彩电。而这些部件全部都需要工人手工焊接而成。

全部焊缝长达近900米，管壁比一张纸还薄，焊枪多停留一下就可能把管壁烧穿或者焊漏。在首台大喷管的焊接中，高凤林连续奋战一个多月，最终凭借高超的技术攻克了烧穿和焊漏两大难关。那段时间，高凤林双手被焊枪烤得发干、发焦、发糊，鼓起了一串串水泡。而高凤林只说了一个字：“值！”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高凤林越发感到知识的可贵。在离开学校8年后，高凤林又重新捧起课本。为了能学有所用，他选择了机械工艺设计与制造专业。在那之后，高凤林再接再厉，又完成了从大学专科到本科、再到研究生的学习。厚积而薄发，有了知识的积累，高凤

林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

“十分钟就能把它焊好”

上世纪90年代，在为长三甲系列火箭焊接第二台氢氧发动机的关键时刻，公司唯一一台真空退火炉发生炉丝熔断，研制工作一时陷入停滞。要想恢复设备运转，必须将炉丝重新焊接在一起。那时正值盛夏，炉内氧气本就稀薄，焊接时还要输送氩气进行焊接保护，缺氧成为“致命杀手”。

高凤林没有任何迟疑，主动要求钻炉抢险。同事在高凤林脚上绑上绳子，再三叮嘱他：“如果感到呼吸困难，就马上扯绳子，千万别逞强。”在漆黑一片的炉腔里，高凤林打着手电筒，忍着闷热和缺氧的窒息感，一点一点焊着……就这样，他三进三出，终于成功焊好了炉丝，真空炉又恢复了运转。

一次，我国从某国引进的一种发动机出现裂纹，该国专家现场表示，只有把发动机拆下来运回原产地，或者请某国焊接工来中国修，维修的价格自然不菲，“你们不行，中国的专家谁也修不了”。

从外地赶到现场的高凤林一听这话，虎劲儿上来了，他通过翻译告诉某国专家：“我10分钟就能把它焊好！”事实证明，高凤林不是吹牛。外方专家反复检查后，面带微笑对高凤林竖起了大拇指。

“不休息也要多做”

多年来，高凤林一直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向大众特别是学生普及航天知识。高凤林经常应邀为中小学生在公益课，给孩子们普及航天知识；周末时，他走进大学课堂，给相关专业的学生传授焊接技巧。高凤林认为科普活动意义深远，“激发孩子对航天的兴趣，让青年人向往和投身航天事业，这样的事，我就是不休息也要多做”。

37年来，高凤林攻克技术难关200多项，著有论文30多篇，获得多项国家级荣誉。2011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高凤林的名字，命名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也是首批50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之一。现在，高凤林所在的19人的班组里，有5名全国技术能手、1名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和1名航天技术能手。

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文化墙上，有这样一句话：事业为天，技能是地。高凤林自豪地说：“焊枪就是我手臂的延展，当事业与祖国牢牢相连时，每一次焊接迸发出的钢花，都会让我的生命更加耀眼。” 文/吴思

三代村支书 干成三件事

——记贵州省务川自治县当阳村胜利组王章礼一家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通讯员 王峰

夏季的黔北，天气渐热，雨水也多了起来。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浞洋镇当阳村胜利组的老支书王章礼，每天都要到村里的小水库上巡查几趟。“要防止村里的孩子下水，容易淹着。”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近20年，王章礼仍然闲不住。

王章礼所在的胜利组，2002年前是自然村，后归入当阳管理区，变为当阳村下面的一个组。行政区划虽然变了，但200多户1000多名苗族村民，祖祖辈辈都散居在四周群山的“腰杆”上。当地山高坡陡、崎岖险峻，远远望去，村子仿佛悬在半空中。

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一些当地人选择外出打工或搬到外乡，但王章礼一家却始终扎根在胜利村。40多年来，王章礼一家共出了5位党员、三代支书，每一位都带领村民干成了一件大事。

第一件事：引水

胜利村穷，穷根在缺水。村里虽有水田700多亩，但吃的是望天饭，喝的是望天水。靠天不如靠自己。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胜利村支部书记的王章礼萌生了筑坝蓄水、修渠引水的想法。虽说相邻的正安县吴家沟水流充足，但要想把水从三四公里外的吴家沟引到胜利村，就要先筑坝蓄水，而后还要翻越崇山峻岭，绝壁开渠。望着重重大山，大伙儿犯难了。

“大家想定的事情就要干。干，可能我们会辛苦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不干，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得看天吃饭。”当时不满20岁的村民陈孝台，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王章礼给大伙做动员时的场景。

1977年，一座高6米、宽20米、底部厚10米的坝终于完工。虽然坝基是用泥巴和石头夯填而成的，但看着坝基里逐渐升高的水位，村民们对修渠引水的信心也更足了。

1980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早一些，但胜利村村民的心却是滚烫的——“水坝”修好后的村民又苦了3年，终于把引水渠也修通了，胜利村缺水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

第二件事：修路

1998年，63岁的王章礼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谁来接过王章礼的接力棒，带领村民发展致富，成为当时村里换届的大事。犹豫不定的时候，不少胜利村的党员和村民想到了前些年修渠时，跟着父亲跑前跑后的王章礼的大儿子王大洪。

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后，如何让村民们致富的问题摆在了新任村支书王大洪的面前。一番思量后，王大洪发现胜利村所在的山地，坡地辽阔、光照充足，是发展烤烟种植的理想之地。

想要发展烤烟生产，煤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因为山高坡陡，当时的胜利村与外界的联通全靠一条宽不过半米的小路。运煤车只能开到离胜利村20公里的正安斑竹镇。之后，就得靠村民们肩挑背扛，用人力一担担把煤背回村里。

经过支部会议讨论，胜利村决定修一条能通车的新路。1998年冬天，入村公路正式破土动工。但才开挖了不到1公里，施工队就被迫停了下来。原来，路修到了一个叫芭蕉岩的地方。芭蕉岩高而陡，靠原始工具根本不能施工。王大洪赶紧跑到邻县正安县借来了电钻，但当电钻师傅满怀信心地来到芭蕉岩后，陡峭的山崖、深不见底的山谷却让他望而却步，转身就要走。

王大洪急了，拉着电钻师傅的手说：“路是整村人的希望。如果你不愿意弄，那就教我弄，我是党员，我下去钻。”就这样，村民们用绳绑在背上，王大洪坐在背窝里，从芭蕉岩顶部垂下，到悬崖半山腰开钻。

2004年，一条总长4.5公里的泥石路终于竣工，全村十几年靠人力背煤的历史宣告结束。通车那天，载重5吨的货车顺利开进村里。激动不已的王大洪把自家的猪宰了，请乡亲们吃了一顿庆功宴。

第三件事：脱贫

2002年，胜利村变村为组，归入当阳村。两年后，王大洪也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同年，村支部换届选举，全体党员一致认为，王章礼一家，几十年来为村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良好的家风、党性的传承无可比拟，于是一致选举王大洪的弟弟王大生为当阳村村委主任。而王大洪的儿子王旭，则被选为当阳村胜利支部书记。

2014年，脱贫攻坚精准对标过程中，胜利组被列入贫困户建档立卡范围的就有87户、312人，贫困率达40%，超平均贫困率12个百分点。为拉动广大贫困户脱贫，王大洪和王旭将自己家饲养存栏的50头猪分发给贫困户，食料由王旭免费提供，猪长成肥猪时，按2:8比例进行分成，贫困户占八成。

“我们就投入点劳动力，分成我们占大头，若喂养过程中猪仔夭折，也不要我们赔。”已成养猪专业户的贫困户王亮章对王大生、王旭二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领路人的带动下，当地先后建立起辣椒产业基地300多亩，烤烟基地500多亩，畜牧养殖散户达40多家，65户282人脱贫出列。“再过两年，剩余的贫困户也一定能脱贫，胜利组‘胜利’在望。”看着不断扩大的种植基地，王旭骄傲地说。看着自己的孙辈带着胜利组村民脱贫致富，已经82岁的老支书王章礼直言，“只要是我的后人，就要听党的话，就要一辈子为村民服务”。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

永远做党的好女儿

本报记者 姜天骄

田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原团长。作为演员，她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中喜儿、《党的女儿》中李玉梅等家喻户晓的经典银幕形象。离休后，田华仍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关心扶助下一代成长成才，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的人民立场和赤子情怀。“演党的女儿，做党的女儿”始终是她的做人准则。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花高价请田华做广告。可田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不能让观众认为党的女儿‘向钱看’。我并不富有，可是钱不能这么个挣法。”

“挣大钱”的活动请不动田华，“不挣钱”甚至“倒贴钱”的活动，她却主动要求参加；中国文联主办的“送欢乐、下基层”活动她积极参与；汶川、玉树、芦山等抗震救灾义演活动处处留下她的身影；在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江西老区慰问演出时，她发着高烧仍坚持登台演

出，结果刚下舞台就昏了过去，直接被送进了医院……

2009年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艺晚会《复兴之路》排练时，田华突犯骨膜炎，靠吃止痛片，她坚持了下来；2011年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艺晚会《我们的旗帜》排演，左手骨折的她打着夹板跟年轻演员一起扭秧歌……

如今，当年的“白毛女”已是真正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但“党的女儿”的心，却依旧火热。她创办田华艺术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每年新生入学时，她都要亲自上一堂德育课，教育学生学艺要先学做人。她还筹款6万余元，为河北省阜平县捐款修复了一所小学。作为“山花工程”爱心大使，她深入到太行山等革命老区，把书本、文具送到山里娃娃手中，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看着老区快乐成长的孩子，田华充满感情地说：“我是人民的演员，为人民服务，我义不容辞！”

甘肃兰州永登县白万红：

不离不弃抚养残病继子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到今年，我把家交给她整整10年了，我放心。”憨厚的甘肃兰州永登县东街社区居民缪泽文不善言辞，琢磨了半天，才从嘴里说出这句对妻子白万红的评价。

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有着不平常的分量。2007年，下岗工人缪泽文跟白万红认识时，他已经独自一人照顾了患有先天性脑瘫的6岁儿子缪永康两年。两年前，孩子的亲生母亲不堪照顾病儿之苦与缪泽文离了婚。

在缪永康6岁生日那天，白万红和缪泽文结婚了。结婚之前，亲朋好友都劝白万红慎重考虑，毕竟照顾一个脑瘫患儿比抚养正常孩子要多付出千百倍的心血。“我看上的是缪泽文这个人，他是踏实过日子的人。”生性好强的白万红下定决心，既然进了门，就要对小永康视如己出，“当时没有太多想法，就想把这个娃娃照顾好，总不能看着他受罪不管吧”。

然而，结婚后白万红面临的现实远

远超出了她的预期。丈夫经常出门打工，拉扯孩子的重担压在她瘦弱的肩上。在缪永康上小学的6年时间里，白万红每天背着儿子去上学，6年从家到学校往返路程累计超过4000公里，“儿子长大了，背不动了，就用轮椅推着去学校”。

2013年，永登县成立了特殊教育学校，缪永康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学校是寄宿制的，还免学费，对我们家娃唯一的要求是需要家长陪读。”从此，白万红陪着儿子住进了学校。每天早晨，白万红6点起床，叫醒儿子、帮他穿衣洗漱、督促他到操场锻炼身体。每天晚饭后，白万红还要陪着儿子写字读书，直到儿子睡着之后，她才能喘口气。

“永康有时候跟着奶奶出去吃酒席，回来会悄悄地往我手里放一把瓜子和糖。”缪永康的小举动，让白万红心里充满温暖，“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亲生儿子，现在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他能够自立，跟正常的小伙子一样”。



神犬奇兵

傅浩良 徐伟摄影报道

郑振华，今年23岁，是武警浙江总队直属支队特勤中队的一名警犬驯导员。2012年入伍后，郑振华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被分到了特勤中队，并成了同批战友中唯一的警犬驯导员。

“可爱呆萌、嗅觉灵敏、果敢勇猛……”这是郑振华对他的亲密战友、功勋犬“马丁”的评价。为成为一只合格的

警犬，“马丁”先后完成了扑咬、追踪、搜毒搜爆搜救等一系列严格的训练。2016年，在武警部队警犬大比武中，“马丁”从100多条警犬中脱颖而出，获得“功勋犬”称号。

如今，郑振华和“马丁”已经先后出色完成了G20杭州峰会、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安全保障等20多项重大任务，他俩也被战友亲切地合誉为“神犬奇兵”。



图① 郑振华与“马丁”一起训练。

图③ 郑振华与“马丁”开展扑咬训练。

图② 郑振华和“马丁”在草坪休息玩耍。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颖
联系邮箱 jrbw@163.com